

空间批评的内在精神意蕴

詹艾斌, 戴 彧

(江西师范大学 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空间批评作为 20 世纪后半叶西方知识及政治领域进程中呈现的显著之“空间转向”所明确出来的空间理论在文学批评领域的话语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批评理论视角与考察路径,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空间批评其整体精神意蕴主要表现在哲学意蕴、社会学意蕴与文学意蕴三个方面。理解了这一整体精神意蕴,也就在根本意义上把握住了空间批评乃至空间理论的思想内质。

关键词: 空间批评; 内在精神意蕴; 空间理论; 思想内质

中图分类号: I0; B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5)02-0060-06

On Inherent Spiritual Implication of Spatial Criticism

ZHAN Aibin, DAI Yu

(The Study Center of Contemporary Science of Literatur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Spatial criticism can be described as the practice in literary area of the spatial theory which are defined by “spatial turning” that happened in economic area and political area in the later 1980s. It provides us with new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theory and study path and presents the significance of its own. The whole spiritual implications of Spatial Criticism are as following: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sociological implication and literary implication. When its spiritual implications as a whole are grasped, the core of spatial criticism and spatial theory are hold fundamentally.

Key words: spatial criticism; inherent spiritual implication; spatial theory; essence

我们在一个新的时代里徜徉已久,世界正在以一种高速运转的一体化运营体制对旧的世界形态进行各个层面的冲击。明显的,文学包括文学批评领域在新的社会语境中,也面临着新的质询与反思。而所谓全球化之侵袭并非只是给我们带来关于文学的危机这样的问题的思考,面对新时代带来的各种思维方式、理解途径、心理内蕴的改变,我们需要做的,则是更加明确地认清局势,分清楚文学进程中可能存在的发展趋向,以对各层面文学实践的发展途径有着一种清醒的认识。

就文学而言,在 20 世纪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如今正面临着或已经进行着文化转向。在批评领域,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正遭遇着蓬勃发展的文化批评,这首先意味着对文学本身的看法与认识的变化,同时它也彰显着参与者思维方式与思考路径的转变。文学不再局限于文学形式、技巧、深刻内蕴、读者的参与批评、单纯社会因素等,而是更大程度上趋向一种多维度的融合趋势,语境、对话、互文、生产、权力等成为文学观照的重要维度。所谓意义、本质已经不复其本来的地位,而语境却得到了更加突出的强调。正如乔纳森·卡勒所言,“意义由语境限定,但语境没有限定”。^{[1][P71]} 对语境的关注可视为整个后

收稿日期: 2014-11-03

作者简介: 詹艾斌(1971-),男,江西都昌人,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艺学、美学、文学教育。

戴 彧(1988-),女,江西铜鼓人,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现代相关理论的首要特点,无论是解构主义对恒定意义的消弭,还是新历史主义文论的“历史文本化”和“文本历史化”理论,再如女性主义理论家对长久历史场域中“女人”一词的审视与怀疑等,都在强调社会语境或权力对所谓意义、结构等原本被认为是先验、恒定之物的生成作用。我们可以看到,所谓语境的彰显,或者对现行概念体系构造性形成过程的强调,其实都在呈现一种空间思维方式,亦即虽不完全排斥否认之前历时性思维方式注重沿袭因革路径、意义追求等思维特点,却更多地将考察事物的历时性质素置于共时性场域之下进行探讨,并将现行概念或物质当成以往、现在甚至将来(作为延伸性之可能的考察)历史场域的权力性构造物,并进行相关分析。

人所面临的时代语境的变化与人的思维范式的转变有着一种双向的作用力,一方面,各领域全球化的到来将各种异质性因素的影像呈现于一个平面之上,必然使得人类思维方式随之从之前的历时性路径向空间之共时性路径转变;另一方面,人的思维方式的改变,又必然地使得社会各领域的境况产生新的变化,因而进一步引发各领域原有的一些理论体系开始产生某种程度上的面对新境况的失语现象。文学领域、文艺学领域也不例外。

正如陶东风谈到的,文学理论遇到的最大的尴尬,便是不能很好地对当前的一些文学新境况做出有效的回应。^{[2] (P2)}这一现象无疑是值得我们重视和警惕的。在此语境下,空间批评作为一种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考察路径的文学批评样式,自然也就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由上,我们首先可以作一简要表述,即:空间批评是20世纪后半叶西方知识及政治领域进程中呈现的显著的“空间转向”所明确出来的空间理论在文学批评领域的话语实践。本文旨在对其昭示的整体精神意蕴进行分析和概括。这不仅意在以“空间批评”为视点对我们所处的当下世界进行一种可能性的阐述,也将为我们进一步了解“空间批评”的内涵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一、哲学意蕴

(一) 思维路径的改变: 时间——空间

正如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是关于空间的,现代主义是关于时间的”^{[3] (P243)}这一表述所彰显的,大多数理论家皆把此种空间转向视为一种在当代社会情境中思维路径的改变。在之前的理论场域以至于社会领域之中,空间未必不被关注,只不过人们对其的了解多数被统觉于时间性理解之下,如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中,社会空间生产被视为一个重要的维度加以阐释探究,其不但对资本主义发展中社会空间变迁的必然规律,还就社会空间的复杂性进行了考察,这在其对城乡矛盾的分析中表现得十分清楚“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生产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4] (P57)}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分析被历史决定论所统摄,这种受制于时间性的空间分析一方面启发了一群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索亚、杰姆逊等人对当代境况的思考,一方面又越加不适应于现实情境的发展,于是,视角的转变势在必行。

具体而言,社会情境的变迁导致了人类生活环境的变化,要适应这一新的文化秩序,思维的转换就成了一种自然的要求了,而此种时间向空间的转换也可以说明,人类现代性进程的继续、全球化魅影的浮现等情境愈加地将人们置于空间的思考视域之中。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以梅洛·庞蒂、海德格尔为思想基础的战后现象学场所论,抑或20世纪80-90年代杰姆逊、戴维·哈维所持的空间论,又或者如后现代情境下福柯、列斐伏尔、鲍德里亚、麦克卢汉等人的表述,无一不将此一充满力量的异质性的空间思考维度明确出来。而这种思维路径的转变,在多学科领域如社会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之中表现极为显著。

(二) 理论承接关系的说明: 现代——后现代

空间批评作为一种后现代式的理论形态,并非与之前的理论呈背离或脱节的姿态。事实上,后现代主义诸流派表面上虽表现出一种对现代主义价值体系的极端背离,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后现代主

义可视为一种对现代主义的反思,在哈贝马斯那里,则是一种“未竟的现代性”。^①其实,在结构主义这种典型的现代主义理论流派之中,便蕴含着一种自己所孜孜以求的结构之解构,典型表现出来的有索绪尔所言之能指的随意性、与符号意义决定于系统内与其他符号之差别而彰显出来的情境性,而这些都是后结构以来诸流派用以解构某种逻各斯中心主义、永恒超验之意义等现代特征的有力武器。另外,后现代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其间是明显地存在现代主义理论资源的。而且,正如著名后学理论家利奥塔所言,“一部作品只有当其首先成为后现代的,它才能成为现代的。按照这种理解,则后现代主义不是现代主义的消亡,而是现代主义的萌生,而且是不断持续发展的现代主义”。^{[5][P278]}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对人的理性能力的肯定、对精神自由的向往的思维时段,由于产生于特定社会情境,其必然地表现出一些特点,诸如对科技或者知识的寻求与依靠、对主体性的高扬等等。然而,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由于多种因素如经济、政治及其自身的演变,现代性的特点被极端化了,而其原初追求的自由精神等也逐步被消弭。这导致了一系列的理论与社会问题,而后现代作为一种起初以消解为特征的思维路径,正是现代主义对自己的批判与否定,从而真正成为福柯、德里达等人所进行的超验真理结构的意义之所在。不可否认的是,后现代在某个时段表现出一种极端的拆解倾向,但是,这种理论姿态在特定场域是有其必要性的,而且,在后学的发展进程中,这种极端也被纠正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角力正可视为一种发展的可能性。空间批评作为一种后学意义上的强调生成性与情境性的考察方式,正是架构于结构主义、语言学、马克思主义等理论之上并对它们进行了整合与吸收。

(三) 时代精神的提要: 后现代生存境遇

后现代作为一种社会情境与思维方式的描述,表现了人们现世生存之整体环境的变化,而事实上,这样一种萌发于西方后工业时代对现代性的全面颠覆背离的思潮,在对人的现代性生存境况进行了反思与反叛的同时,又在另一个极端把人带进了一种新的生存境遇乃至困境。

弗洛姆曾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进行了详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在古典时期,人由于存在一种精神与肉体上严苛的被管教与束缚而不自由,但是,却由于有某些信仰(如中世纪的神学信仰等)而有着某种精神上的归宿感。然而,随着资本主义以及现代科技之发展、某种神秘信仰的祛魅以及经济原则的主导性胜利等,人们愈加地获得一种自由,只是,这种自由却是以信仰的消弭为代价的,曾经的对人的理性与精神自由的追求在现代科技的发展之下走向了自我的背面,工具理性与利益原则的极端发展使得人变成了城市中的孤岛,孤独感与分裂感成为一种人性病症。正如弗洛姆所言:“这个日益加剧的个体化进程又意味着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日益增加,也意味着个人对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对生命的怀疑增大,个人的无能为力感和微不足道感也日益加深。”^{[6][P24]}而后现代思潮在某种程度上便可以视为对此种状态的反叛,其将这种人性的僵化与分裂归咎于现代社会对理性、统一感、阶级感、秩序性的追求,因而以一种极端的姿态对所有表征秩序的体系进行解构,以达到一种日常生活的、鲜活的、流动的自由精神,然而,它这样一种极端的姿态使得其初衷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同样地对人的生存境况造成了另一层面的分裂。

就社会大环境来说,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以空间性、消弭、多元异质、阐释性为主要呈现特征的社会思潮,表现在具体的领域如文学,则呈现为一种对传统美学标准、经典文学作品与传统文学规范等的解构。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一方面使得经济繁荣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市场原则成为各领域共同的隐形原则。在文学文化场域,大众文化的发展以及文化娱乐化一方面使其呈现出极度繁荣的状况,另一方面却又使得许多问题得以呈现,如:深度模式的消解、文学距离的消失、文学边界的模糊等等,而所有的这些都在给人们塑造一个不确定的平面化娱乐化的环境,人们沉迷在物质追求与被催生的消费欲望与感觉享受之中,沦于一种画面之碎片叠加,这样,作为人的一种基本素养的反思判断能力也就日益被消解,这种境况无疑是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和重视的。

^① 1980年9月,在获得由法兰克福市颁发的阿多尔诺奖时,哈贝马斯发表了题为《现代性——一项未竟的方案》的获奖学术演讲,认为现代性是一项自启蒙运动以来未竟的规划。该演讲的第一次完整的英文译文见 Habermas and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Modernity: Critical Essays on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edited by Maurizio Passerin d'Entrèves and Seyla Benhabib, Polity Press, 1996, pp. 38-55.

然而,空间批评作为一种强调“情境性”、“多元性”、“异质性”等空间性思维方式的理论形态,能在相当的程度上对我们的后现代生存境遇进行某种概括。通过它,我们可以达到一种对现实境况的反思与深刻解剖,并期望能达到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与批判能力的养成,乃至对自我生存境况的警醒。

(四) 美学意蕴

正如许多学者所察觉到的,空间理论已经在社会各领域形成了一种思维方式的变革,当然,美学也不例外。

空间理论包括空间批评作为一种对多元、异质的彰显与对主体间交互关系的考察,首先表征着一个考虑到多方利益、平等对话的世界——类似于哈贝马斯所论及的公共领域与交往理性;其次,这种对话性世界的显现也表现出对各群体各人之生存场域与人的存在境况的关注,有一种生存论的空间美学的意蕴。正如保罗·蒂里希认为的“存在就意味着拥有空间。每一个存在物都努力要为自己提供并保持空间。所以,在生命的一切领域之中,为空间奋争都是一种存在论的必要。”^{[7] (P1119)}人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特别是在当代社会境况中,权力运作、文化生产等都无一不在彰显人生活的空间性规律,社会空间在规制生成人的生存维度的同时,也在隐性地为人的生存状况所构造。而空间作为一种多维生成性的社会织物,其核心质素必然也是处于交互关系中的人。这样的生存性空间,充满着因个体的不同而形成的精神追求、思维方式、理论视野等等的差异,而正是这种生机勃勃的生存差异成为美学以至文学领域的不绝动源。总之,对空间进行生存论美学的关注,是当代社会中对人进行人文观照的重要维度。海德格尔曾在强调人的本真“存在”以及批判现代科技对人性的割裂时提出“诗意的栖居”这一命题。所谓诗意,亦即对物质追求功利眼光的摒弃,而转向一种与存在之整体、与自然合一的状态。而空间批评作为一种对现实境况权力关系、真实状态进行探究的文学路径,必然地在某种程度上以实现此诗意之栖居为内蕴,以此种美学意蕴为旨归,即将空间批评奠基于一生存实践论美学,“审视生存体验、空间体验与审美体验的内在关联及其对审美主体的影响;探寻文学如何运用象征、想象、意指、隐喻等手段,建构型塑空间的文化表征意义,以此实现艺术空间生产与生存体验、审美体验、空间体验的系统化研究,拓展了美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当代美学建构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域和资源”。^{[8] (P16)}

另外,作为一种对人的生存状态以至于社会境况的描绘的后现代理论形式,空间理论包括空间批评不仅蕴含着一种生存论的空间美学,而且还对后现代其他一些美学精神进行了昭示和应答。比如说,空间批评作为一种考察文学空间中多维、异质之社会权力关系的理论形态,这一思维路向便对“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呈示。

二、社会学意蕴

社会学的空间转向已经是一个引起了多方关注的话题,所谓社会空间学的出现,首先也是特殊社会境遇中思维路径的改变导致的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向。

在这样一个社会学空间维度得以持续关注的发展进程中,列斐伏尔起着关键的作用。他对城市问题进行了研究,视城市化为全球化的典型标志,并依据自己的理解对马克思社会学理论进行了阐述,如其提出的三度空间模式(“空间实践”、“空间呈现”、“呈现的空间”等三者的辩证统一),亦即在描述一种当代社会境况。这种认识对传统社会学理论进行了修正,它不仅从宏观场域对大层面的城市问题(即城市之内各权力质素的交互)进行考察,还从微观场域对城市内部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探究,提出了众多空间概念,如绝对空间、矛盾空间、社会空间等等,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改变与考察路径的变化在对社会境况进行回应的同时,实际上也造成了一种空间社会学。此外,齐美尔、卡斯特尔等人也在这一问题上做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

至此,传统社会学的研究路向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首先表现在“社会”之定义的改变。之前,“社会”主要被理解成为一种历时性的事件秩序。在这样一种观念下,空间之异质对话的特性被丢弃了,而被视为一种时间的附属物、一种均质的容器、一种用以计量与表述方便的客观存在。于是,同样的,时间性的社会也是一种似乎按照永恒规律均质运行向前的流动物,成为某种规律性的、超验意义上的历史结构物。而这样一种线性时间观与社会观已经明显失去了对当今社会情境的有效阐释权,人们

一般把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视为一种空间逻辑,亦即通过一种共时性质素之交互的阐释与开发(如所谓“时空压缩”),以达到某种权力运作或者利益追求。这一进程大概从 20 世纪 70 年代左右随着城市问题受到人们的重视开始,由是,“社会”的涵义随之发生变化,被视为一种空间性视角之下的各权力质素之间的交互关系。当然,在这里,并非说社会到如今便成为了一个抽离了时间性质素的纯空间性表述,人作为社会的组成基点归根到底是一种时空存在,而空间社会学之突显,不过是对以往遭到忽视的空间性秩序进行主动、自觉的探究罢了,同时,这也是时代发展的一种召唤。而时间性依旧作为一种参照系而存在,只不过不再具有以往的一元决定性地位,而更多地以一种社会参与者的实践行为方式与空间发生联系。这便涉及社会学一种考察路径的变化,即从之前的纯粹的历时性考察变成了一种时间、空间与社会实践三者辩证统一的考察样式。这样,社会学的考察目的也发生了改变,空间理论包括空间批评作为一种蕴含了丰富社会学意蕴的话语场域,其逻辑路径使我们认识到了——一个多维指涉意义上的社会空间:一种经济、社会、权力、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复合。这样一种概念与考察范式使得我们的社会学从一种历时性的、高高在上的大写的知识系统变成了一种旨在揭示人类实践活动的理论话语,这无疑是具有十分突出的意义的。

三、文学意蕴

总体而言,空间批评作为一种空间理论在文学批评领域的话语实践,具有深广的文学层面的蕴涵,在此,笔者将从两个方面进行初步而简要的分析和探讨。

(一) 新的文学批评范式的开启

从 20 世纪西学文论场域来看,主要存在着以下几种文学批评范式。其一,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批评范式,其在根本上认为文学作为一种形式、语言、技巧的自足体而存在。它的一个主要概念便是“陌生化”,其意在于使用某种形式手段使得语言或者句式产生一种令人难以一时理解的效果,以期唤起人们对日常之物的感知。这是它用以获得其孜孜以求的“文学性”的基本手段;其二,以接受美学、阐释学等为代表的阐释——接受主义的批评范式,其意在说明文本的意义形成于读者的经验,这打破了新批评独立封闭的批评范式而参之以读者的阐释经验等。如伊瑟尔的“召唤结构”说或者姚斯的“期待视野”说等,都在说明文本作为一种语言织物,并非是一个确定的、先验的、自足的存在,其本身存在着诸多空隙或者可能性,等待着读者进行阐述与填充;其三,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视文学为一种结构秩序的理论流派,其批评范式在于期望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去芜存精,以寻求一个存在于文本之外的具有超验意义、普遍解释能力的结构秩序;其四,以德里达、利奥塔等为代表的后现代批评范式,在这里,语言变成一种完全的游戏性符号,而文本变成一个完全的意义不确定的、随意的等待填充与解构的符号秩序。而据德里达等人看来,阅读或者批评的途径与意义便在于对文本的意义进行拆解,向人们表明所谓意义的无限解构;其五,即一定程度上对极端后现代形式进行的某种修正,这以新历史主义为代表,其主要考察文化与文本、文本与历史、文化与社会等权力要素的互动性表述。这不仅为彻底无序的后现代批评样式提供了一种相对合理的秩序与意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以一种现代社会境况的合理性对前者进行了一种“合理化”教导;等等。通过前文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明确地认识到,空间批评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倾向与这样的一些批评范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正如范式概念的提出者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所表明的,新旧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它们之间没有公约数,只有质的区别。在科学领域,范式的突破导致科学的革命,从而能够使科学获得一个全新的面貌;在文学领域亦如此。总而言之,空间批评以其对社会、文学的空间性了解,以一种空间性质素之间的权力流动关系为考察路径,提供了一种当代境况之下的与他者迥然有别的新的文学批评范式。

(二) 对文学本身看法的改变

与上文论及的批评范式相对应,就西方总体情势而言,各时段流派对文学的看法大概经历了几个阶段。若参之以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理论进行说明,我们可以看到:自古希腊之始的模仿说至现实主义之再现说这一阶段,对文学的理解多持一种“世界”意义上的理解,亦即认为文学是一种对客观世界的再现,自然主义——强调对自然的记录式写照——可视为此种文学观的极端表述;其二,从浪漫

主义的表现说至唯美主义之前这一时段,其多对文学做一种“作者”意义之上的理解,亦即认为文学主要作为一种作者心态、情感、精神的表述与强烈抒发,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湖畔派诗人的相关见解等都说明了这一点;其三,从唯美主义至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这一时段,其主要对文学持一种“作品”意义上的观点,亦即主要将文学性视为一种聚集于作品内部的形式技巧、语言等,而认为所谓文学完全限于文本之内,与外部世界无涉,更以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隔绝了作品与作者、读者之间的联系;其四,以阐释——接受理论为代表的以“读者”为基点理解文学的这一时段,认为文本是一种等待填充的未完成品,读者的阅读与阐释是文学意义得以形成的关键因素;其五,即自结构主义开始显现,而经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后现代主义流派而盛行的回复到“世界”意义上的文学观点。此种观点因索绪尔能指与所指之任意性而始,经后现代诸流派对情境性、社会生成性、权力规制等的强调而发展至一种大势所趋,主要考察文学与“世界”的关系,认为,文学作为“世界”的产物,也同时构成了“世界”的秩序,这无疑是在强调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然而,需要说明的是,正如黑格尔关于精神的自我回复之说所表明的,这样一个螺旋性上升的自我回复过程,回复到达的原点或者“自我”已经是一个丰富发展了的、更加完满意义之上的“自我”,因而,此处第五阶段所回复的“世界”层面,已经与最开始那个客观物理之意的世界不同,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文化”的世界,即一种社会情境之下的以人们的社会实践交互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空间性秩序,这实为一种社会文化世界。而空间批评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文学观的理论表述。

四、结语

空间批评是世界语境下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批评样式与模态,它为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与变革带来了某种可能。中国批评学界需要对之予以足够的关注和重视。空间批评的整体精神意蕴是丰富而复杂的,笔者在此尝试性地探讨了它所包含的三个根本维度。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明了的是,理解了空间批评的整体精神意蕴,也就在根本意义上把握住了空间批评乃至空间理论的思想内质。

参考文献:

- [1]〔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M].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 [2]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3]〔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5]Jean - Francois Lyotard. *What is Postmodernism?* [A]. in *Postmodernism. An International Anthology* [C]. Wook - Dong Kim, Seoul: Hanshin, 1991.
- [6]〔德〕弗洛姆.逃避自由[M].刘林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
- [7]〔美〕P.蒂里希.蒂里希选集[M].何不沪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 [8]谢纳.空间美学:生存论视阈下空间的审美意蕴[J].社会科学辑刊,2009,(4).

(责任编辑:张立荣)